



金秋如画

◎茅忠东

八声甘州·贺新院

◎单锦霞

借长风破万里惊涛,浩气入云端。
集名医妙手,提灯行夜,披甲无难。

暂解生民疾苦,百载杏花繁。
省病详查诊,医道超然。
喜建高楼中创,踏五山四顾,观海听澜。

顿豪情万丈,执剑斩楼兰。
济仁心,沪通联手,创辉煌,声誉海崖喧。
春常在,四时无恙,国泰民安。

紫琅诗会

我说《南通传》的得与失

◎钱雪冰

黄俊生兄是我多年好友,一个准职业旅行家,写旅行散文的高手,《车轮上的行囊》一书,要宽度有宽度、要厚度有厚度,在江海大地被奉为游记写作的圭臬。前些日子,我参加了他的新书《南通传》首发式,得一册煌煌三十万言的巨著,我迫不及待沉浸其中,一口气读完后,觉得有几句话说。

《南通传》一书从扶海洲的起源引到江海大地的生命历史,在客观事实、史实的叙述之外,穿插着诸多情感盈沛的诗性抒发,把扁平的历史编织出立体感,让我们看到了江海文明的文化流转路径。

《南通传》共有十七章,俊生从南通的成陆写起,经秦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当代,十分完整地讲述了南通的前世今生,第十七章“海上丝绸之路新出海口”更指向南通的未来,为她未来的发展打开叙述空间。当然,《南通传》不仅在时间链条上是完整的,它更大量盘点了南通的历史人物、地名、习俗以及丰盛的物产。他不仅写到广为人知的吕岱、骆宾王、文天祥、柳敬亭、胡长龄、冒辟疆、董小宛、张謇,他更写到朱清、圆仁和尚、王观、蔡蕙等早已淹没在浩瀚大历史中的人物,他描述南通丰盛的食脉,任凭别具一格的江海菜品在舌尖上穿越古今……可以说,这部《南通传》很好地体现了“传”这一文体的完整与丰满。

我情不自禁地轻呼: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。

从史学角度看,《南通传》吸纳了江海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并丰富其内涵,使“正统的历史”更加丰满。历史是一条浩荡的江河,为一座城市立传绝不可能像历史学界的引经据典、冗长考证,而是只能撷取最具代表性的浪花或片羽,向纵

深挖掘、向周边拓展,这不仅考量一个作家的智慧,更考量一个作家的历史鉴别力。在实际写作时就需要有勇于裁切、适当取舍的胆识,对于一般的历史风物、遗传风情着意描摹,而对于历史学界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吸纳,唯有如此,作品才能立稳根基,也才能更可亲可信。如,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青墩文化和南通海上通道的争论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南通大学钱健教授研究认为,南通的海上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辟,因为青墩遗址发掘的部分陶器,明显受到西亚、北非和印度洋沿岸文明的影响,日本弥生文化早期遗址如板付、凌罗木等发现的稻作遗存,均与青墩、龙虬庄的稻作遗存相同。《南通传》正是吸收了这一最新观点,不但更加逼近历史真相,还丰富了历史本身的内涵。此外,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、民间传说的流传、开荒煮盐的历程等,均在吸取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,春秋斧削,聚焦阐发,有时偏偏引而不发,理性节制,足见作者审美的鉴别力和艺术再造的深厚功力。

从文学角度看,《南通传》以优美的语言营造灵动的语境叙说江海文化的璀璨,使“灿烂的文化”更具质感。在这部作品中,俊生的叙述语言有两点特别令人激赏。其一,擅长用华美丰赡的语言想象与描述历史细节。比如他写长江:“当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唐古拉山最高峰坠落的时候,也许没想到会走离家乡那么远,远到6380公里外的东海,让她成为世界第三长河。”再比如他写通吕运河:“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天涯,河流经过的地方就有乡愁。通吕运河,承载着江海儿女的乡愁,流向蔚蓝大海。”因着俊生飞扬的想象与描述,枯燥的风物

陡然生动了起来。其二,将诗性的语言引入历史叙述当中。翻开《南通传》,我们可以发现到处是诗情画意,比如“一脚踩下五千年”“从神话里走来的人”“刻在碑文上的时光”“掘港国清寺有话要说”“白衣帝师的前尘往事”“一柱楼案:历史衣襟上的斑斑泪滴”“宽街窄巷是凝固的长短句”等等。诗性的语言必然承载着诗性的思维方式。用诗性的语言叙述历史,既使遥远的历史变得贴近和温暖了,也让我们得以用诗性的思维方式重新打量历史,从而让历史以文学的面目生发出崭新意义。

这是我个人读后的粗浅收获,是谓“得”,下面再妄言两点“失”。

其一,从史学角度看,城市传记的基座首先应该是不同时间城市物质空间的“城”之传。一定意义上,“城”之传不能向壁虚造,只能依靠文献和田野调查,而且必须有一条脉络清晰的朝代更替索引。《南通传》显然没有这么做,俊生抄了一条近路,他用“小故事”来折射“大时代”,这样一来,可读性大大增强了,但“信史”的分量则打了折扣。

其二,从文学角度看,《南通传》的前半部分更像一部大历史散文,文学韵味十足,俊生以散文化的笔触诗意地讲述南通的“前世”,字里行间充斥着浓重的个人情感,这对《南通传》来说,阅读快感是有了,但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快感必然抵消了不少作为史料的《南通传》的严谨和翔实。

尽管如此,但瑕不掩瑜。《南通传》就像一本江海平原的古老家谱,字里行间的强烈情感本身就是“包容汇通,敢为人先”南通精神的具体体现,俊生用他那支诗意四溅的笔,与遥远的祖先进行着沟通,让我们能听到千百年间江海文明激荡的回响。

灯下漫笔

家乡冬日

◎黄正平

江海风情

老家在长江入海口,一进入冬季,冷感就异常明显。

没有北方的暖气,也没有南方的火坑,屋内屋外一样冷。外面结上了冰,屋里有水的碗里、杯子里,也结上一层薄冰。大河里、小沟里自然也都盖上了一层冰盖,不厚,不似北国的冰面可以玩儿滑冰,在江南,如果在上面积玩,可是要掉进冰窟窿里边的。

没有自来水,需到河边洗切碎的青菜。小心翼翼地一步步下了台阶,又小心翼翼地蹲下身来,防止石板上有水有冰而滑倒。使劲地用菜榔头敲开冰面,把篮子沉到有碎冰的水里,用菜榔头上下左右里外轮流捣鼓,边快速洗,边看着菜帮上的泥有没有洗干净。心急如我,洗的菜炒熟了还会蹭牙。父母看到孩子愿意劳动,也是一笑了之,只有提醒,从不批评。

对于我的老家来说,冰天,却很少有雪地。南方湿冷,冷得像寒气钻到了骨髓里,感觉极差。进入数九天,在老家躲都没地方躲啊,唯有坐北面南的房子前可以沐浴阳光的温暖。傍晚,阴阴的,也没大风,知道像是要落冰落雪了。天上飘落的水汽凝结成小冰珠,打在脸上、耳朵上,既冷又有轻微痛感。

多雪的北方见多不怪,南方少雪,雪让大人们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捧接,而小孩子更是忘乎所以,连帽子也没戴上,就跳到雪地里旋转嬉戏。他们要争取时间,即使太阳没出来,雪一会儿也会融化的,然后就是地上的泥与雪混在一块儿,异常泥泞。

雨夹雪的天还得去上学。喝上爸妈起早起来烧的番芋粥,穿单薄的衣服,迎刺骨的寒风,赶路去上学。伞不太管用,雨披最好。到了教室,却定不下心来。寒气从周边同时袭来,两只手冻得红红肿肿的,不知放在哪儿好。要是鞋面也进了些水,那从头到脚通体的冷。上小学要经过一块泥地大操场,只要有雨雪,鞋子必定弄湿。一下课,就不停地上下蹬脚,然而暖气还是上不来。

冷得生了冻疮,难忍的痒。读中学时下了课,就与同学在教室前围站着晒会儿太阳,一晒手脚就更痒。有同学在大庭广众之下,用双手把双脚捂着,让它能回暖一点点。抓痒痒,抓抓就把皮肤抓破了。想当年,不光脚上手上有冻疮,连耳朵上、脸上都冻得起硬块,耳和脸上的冻疮还结了厚厚的疤,第二年才能消掉。

这样的自然条件,听课都受影响,心神难定。如此难过的冬天,心上还在想,北方更寒冷,他们可是如何过冬的?后来,到北京生活一年,才晓得其实北方一点也不比南方冷,大多是躲在接上暖气的屋里,可以穿衬衫。有感于南北相通、南北不同。

高中毕业第一个寒冬过后,离开老家去读大学了,那是1979年2月。春风里的中国,迎来了改革开放。

40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冬天依然冷,但现在家家户户有空调,教室保温条件也改善了。我想,中小学生会不会因为冷而影响上课时的专注了。

难忘的滋味,甜蜜的乡愁。记叙老家片段回忆时,我只感觉到温暖。